

“文学进军”擂台
征文 第九季

梦幻夏天

米丽宏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各种热都集合过来,闷热、炎热、酷热、干热、熏着热、蒸着热……

极端的热里,却蕴藏着夏天丰富、庞杂、充满梦幻气息的内瓢。

夏雨是轰轰烈烈的。一阵黑云压小院,煞黑。黑云房顶之间,挤出狼厉嗖嗖的凉风,风窜过,雨来到。沙沙、唼唼、哗啦啦……雨气乱飘,小雨微尘的味道,中雨土气的味道,大雨腥腥的,混着植物茎叶的味道。雨落积水起了泡,小白花儿似的,一批盛开,一批幻灭,混成流水,滋滋溜溜流向下水口。雨天,总有梦幻般的迷茫,混在雨雾里,感觉得到,摸索不着,未知的,无助的,在白茫茫的声音的世界里,引而不发,又随时发生。

那到底是什么呢?

一阵风,雨被收去;世界哗然变亮,天空蓝得没了底儿。斜阳沉重,空气润湿,一道巨大的彩虹,悬在天穹。它几乎是悬在宇宙中央,让人怀疑那就是天堂和尘世的交接点。那里适合长双翅膀飞来飞去;累了,栖在彩虹桥的桥墩儿上,眺望远处。

我想向所有人描绘我看到的彩虹,我想啊,想啊,只想到了“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的名称;那种超现实的美丽,让我着迷又让我敬畏。它就在我傻傻的仰望中,

不可挽留地慢慢隐去。

“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肉骨头,烧羊肉……”这首歌儿,是“黑鸭”教的,我们一起吆喝着,唱给墙角缓缓爬行的蜗牛听。不知怎的,那时雨一停,总有那么多的蜗牛出动!它们背着沉重的壳,一步一步往前爬。爬过的地方,画一道水印做标记。我们堵截它,戏弄它,下手狠毒的“老瓜”,还要捏碎它的壳,让它软软的身体暴晒在阳光下。可怜它时刻背着房子,也避免不了被伤害。

天一晴,蜻蜓也出来了,它比蜗牛儿更令人着迷。两对儿翅膀,一对儿长,一对儿短,飞起来急速舞动,像一小团雾。它的脑袋,基本就是两只大眼睛,凸出来,光亮莹润。那么它的脑子呢?没眼皮保护,眼珠被碰伤怎么办呢?

不过,我们从没见过一只蜻蜓,被碰瞎。打麦场上的漫天“蜻蜓云”,密密麻麻,闪闪发光,可它们就是没有相撞的。缠成一团,也不碰撞。我们折一根柳枝,一足立定,圆规一样转圈一甩,能击落好几只。

不知什么时候,蜻蜓群也忽然不见了。它们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去了哪里,没人能说清。

夏天好多事儿,都说不清想不明。

温热的暑气中,混入一缕清凉小风,它是怎样突破炎热的包围保持自身的温度的?池塘里的虫儿一动不动,它安静伏在水纹上,冥想什么呢?青蛙扑通入水,长长后腿屈伸踢蹬,比跳水运动员还要娴熟优美,怎么炼成的?葵花傻呵呵仰着大脸,追着太阳,不怕灼伤自己吗?

最奇幻的事——星星会飞翔。夜晚我们躺在房顶,放眼星空,只见一颗星打了一个晃,从一个星群滑向另一个星群。我不知道它是消失了,还是加入了新的群体?我相信,天上的星星跟地上的人一样多,跟湖水里的水滴一样多。有多少星星,就有多少浪波、多少传奇。那么,星星一闪一闪,是它们在排队形起舞吗?那么,溜溜的小风,是星星飞翔带来的空气流动吗?

多年以后,夏天的奇幻遐思,毛玻璃一样被俗世烟火磨得不再清晰可见;而梦幻般的夏季,永恒存在。你看,田野之绿,飘浮如绿云,辽阔而缠绵;黄昏空气,凝滞如液体,明亮而温柔。

夏天,像一头巨大的绿毛兽,从我们身边经过,缓缓地,缓缓地走远;就像生命一节节儿离去。哀怨,来不及;慌乱,来不及;而快乐,来得及。夏天,总有绮丽梦幻,引你快乐地回到童年。

“故乡是一轮清冷的月,
夜夜叩我心之窗口”……

自从定居在县城,每次回老家,我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归。夏日的一天,我起了个大早,奔赴老家。在离家几里处,我选择了步行。

清晨的渭河湾是安静的。走在大坝上,感觉浑身轻松。透过密密的白杨树林和不远处的青草,可以看到渭河水在静静地流淌。目前河水还没有上涨,河床很窄,宽广的白色的沙滩由南向北绵延。空气异常清新,中间夹杂着大坝两旁花草的气息。有喜鹊和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在白杨树的树枝间跳跃,飞旋,鸣叫。

路旁的房子盖得都很漂亮,楼房一栋接着一栋。房前屋后,是一块块淡绿的菜地或是一丛丛开放的小花,显得安然而亲近。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二十多年,我知道这里过往的一切,亲身经历过这里曾经的苦难。有时站在田地间,耳边似乎还能听到童年黎明时分长辈们耕地时吟唱的那首饱含深情的使牛歌声。那声音沉郁而凄凉,古老而沉重,似乎包含了人间的所有沧桑、磨难、苦涩和希望。

我忘不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所有场景:春日早晨林子里飘散的炊烟;夏日暴风雨后清静的稻场;秋天收割后萧瑟的空阔的原野;冬天漫天大雪后一望无边的麦地……

无论站在老家的哪一个地方,我都会浮想联翩,那些关于童年、少年和青年时的一些往事便纷至沓来,只是不见了一些熟悉的面孔。询问后才知道一些长辈早已永久沉睡在这里,而小时候一起长大的玩伴为了生活,也渐渐散落四方。

这些年,老家确实改变了很多。没有了茅草屋、没有了泥巴路,甚至没有了清晨或黄昏时袅袅的炊烟,和暮色里鸡鸭牛羊归栏的场景。连偶尔跑过的孩子,有些都是陌生的面孔,但他们的笑声和童年时的我们一样,听起来亲切、顺耳,也许是因为那里面饱含浓浓的乡情和亲情吧。

人到中年,我有时在想,乡愁到底是什么?是春日麦田上空低飞的燕子,还是夏天白杨树上嘶哑的蝉鸣?是秋日夜晚父亲劳作归来时的点点星光,还是冬天微弱煤油灯光下母亲缝补的身影?

人到中年,我更深地感觉到,每次回到老家,这块土地上带给我的平静、安然和愉悦,是其它任何地方都不能代替的。难怪年迈的父母,每过一段时间总盼着要回家。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故乡一盏灯。”

也许,故乡之于我,是一种永远的执念和怀想,是我精神家园里柔软难舍的栖息地。



聆听那串音符

丁宇

季节的那串音符在轮回中跳跃,延续着一种灼热的激情。它们如同神奇的画笔,将嫩绿的庄稼一点点描绘,拔节成沉甸甸的收获。

多情的雨季,似一位温柔的使者,轻轻擦拭湛蓝的天空,于是,斑斓的彩虹在洗净的天幕中绽放。绚丽的阳光,穿透层层云雾,穿越希望密集的主题,洒向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河谷的风,无声地抚摸着碧绿的秧苗,剔透着它们律动的灵感。那因心跳触动而写下的句子,在一次次的回首中,点燃了梦中的风景。

无需掌声的雷动,选择一片熟知的风景。在那里,让渴望飞跃蓝色的海洋,让所有的梦想回归自然的怀抱。那里有微风轻拂,有花香弥漫,有绿草如茵,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而美好。

无需诗人的赞叹,选择一片丰硕的土地。让情感如清泉般注入生命的原色,让所有的想象更加真切。在这片土地上,播种希望,收获喜悦,感受着大地的温暖与力量。

无需无止境的发掘,我选择一片祥和的天地。让山河湖泊葆有一种原始的纯净,让所有的氛围都充满鸟语花香。在这片天地里,心灵得到了慰藉,灵魂找到了归宿。

拥抱大自然赋予的最美礼物,让世界充满生机与希望。让我们在这美好的季节里,聆听那动人的音符,追逐那绚丽的梦想,感受那无尽的温暖与力量。



此心安处是故乡

聂浩